

经元升记本《绣像批点红楼梦》成书考辨

王 丹

内容提要: 通过对经元升记梓行的刻本《绣像批点红楼梦》成书的考察,判定此本为“三让堂本直接翻刻本”乃前辈学者之误识,它的成书有自己的特点:它虽属于三让堂系统刻本,但在刻印时也参考了东观阁嘉庆二十三年(1818)评点刻本;从文本内容和异文情况看,它还爱以程乙本进行了仇校。再以三让堂本、双清仙馆本为参照点考其背景,考定其初刻时间上限当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下限约为道光十二年(1832)。此外,经元升记本的成书,对了解《红楼梦》文本的传播特征与方式,从宏观上把握《红楼梦》版本的嬗变、演进与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红楼梦 经元升记本 三让堂本 东观阁本 成书时间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红楼梦》的版本无疑是最为纷繁芜杂、异本纷呈的特例。从现有《红楼梦》版本来看,就

可分为抄本和刻本两大系统。现在已知的抄本有十二种,^①因为抄本的特殊性,学界纷纷为之瞩目,研究成果颇多。迨及程高刻本,虽多诟议,然研究锐力未减。其后以程高刻本为底本的覆刻本,数量已逾百种,^②这些刻本又可分为白文本和评点本。这些白文本系统中的某些版本,如本衙藏板和东观阁本,已引起学者重视,研究成果并不鲜见。其后带有图赞和评点的东观阁重刻本和清代文人如王希廉、姚燮、张新之等人参与的评点本,因其特殊的艺术、文学、文体和评点特征亦受到学林之嘉惠。然而,刻本系统中的大多数版本,迄无专文考辨。这其中固然有因年代久远存世不多,囿于资料之阙如等诸方面的现实原因,然版本研究亦可知微见著。如本文所探讨的经元升记本,若细加廓清剔厘,不但可以补白当前学界未竟之事,而且对我们了解《红楼梦》文本的传播方式与特征,从宏观上把握《红楼梦》版本的嬗变、演进与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作用。

一、经元升记本《绣像批点红楼梦》初识

经元升记本《绣像批点红楼梦》(以下简称经本),是程伟元、高鹗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刻本广泛流传后,由经元升记梓刻的一百二十回木活字排印本,按一粟《红楼梦书录》:

经元升记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绣像批点红楼梦 经元升记梓”。首程伟元序,次绣像十四页,前图后赞(缺僧道),次目录。正文每面十一行,行二十七或二十八字。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③

此外,王三庆先生《红楼梦版本研究》、魏绍昌先生《红

楼梦版本小考》^④均有介绍,且认为经本是三让堂本《绣像批点红楼梦》的翻刻本。经本未有影印本行世,现已存世不多,除本文所持的扬州大学藏本外,已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各有收藏,也有私人收藏的,如杜春耕先生自藏本。至于刻书坊“经元升记”,现已无具体资料可考,但通过此本现有存世数量和地点来看,经本在当时应属于流传较为广泛的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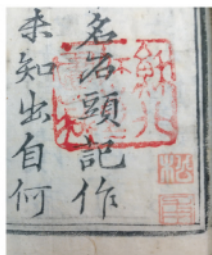
本文所援引经元升记本《绣像批点红楼梦》,为扬州大学敬文图书馆收藏刻本(索书号:4.4/5514.3),全书为木活字排印袖珍本,线装,共二十册,每六回或七回装为一册。序文、图赞为板刻,有绣像十四页,与同类版本相比,缺僧道一页,但刻工刀法粗鄙,版式单一。其正文为宋体方字,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七或二十八字,左右单边,上下白口,双鱼尾。封面除扬州大学原“苏北师专图书馆”藏书章外,还钤有“锦绣”、“松甫谢氏”两处刻章(见书影-1),扉页题:“绣像批点红楼梦 经元升记梓”(见书影-2),正文每回回首均有“松”、“甫”两处小章(见书影-3)。同时,首页程伟元序中的内容脱漏“红楼梦”三字,正文八十一回脱漏半页,除此之外有个别地方脱漏单字。由“松甫谢氏”图章兼及两小章可知,刻章主人为谢松甫。谢松甫(1864-1915),江苏扬州人,乃扬州著名老字号“谢馥春”创始人谢德怀之孙^⑤,原系经本初藏者,后此书由扬州大学敬文图书



(书影-1)



(书影-2)



(书影-3)

馆搜罗购买,收藏至今。

二、经元升记本的构成

全名为《绣像批点红楼梦》的版本,除了经本外,还有三让堂本、纬文堂本、文元堂本、忠信堂本、务本堂本、经纶堂本、三让振记本、登秀堂本,这些相同名字的版本都有着共同的特征:首程伟元序,次绣像十五页,前图后赞(经本缺僧道一叶),次目录,正文每面十一行,行二十七或二十八字,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这说明他们当为同一时期形成的一个版本系统,因而王三庆、魏绍昌先生认为经本是三让堂本的翻刻本。其实详考经本,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翻刻本,其成书过程较为复杂。

(一) 经元升记本与三让堂本关系

在带有评点的刻本演变过程中,有“省去高鹗序、带十五页绣像、正文每面十一行、行二十七、二十八字”特征的评点本,最早始于三让堂本。三让堂本,按一粟《红楼梦书录》:

三让堂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绣像批点红楼梦,三让堂藏板”。首程伟元序,次绣像十五页,前图后赞,次目录。正文每面十一行,行二十七或二十八字。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每回首页中缝有“三让堂”字样。^⑥

三让堂本与经本的版式如出一辙,各种特征亦极其相类。以三让堂本为代表的《红楼梦》刻本,是这一时期常见的版本形态。它们之间在版本的制式、形态、刻印、做工方面极其相同,经本的刻书版式,也明显参考了三让堂本,这些版本都可归为“三让堂系统”评本。但这并不能表明此

类版本直接翻刻自三让堂本。即使在这一类版心带有“三让堂”标识的版本,它们版式之间亦有微异(详见附表1)。

表1 诸本带有“三让堂”字样的回目及位置一览表

版本名称	书坊刻板	带“三让堂”字样的回目及位置
三让堂本	三让堂藏板	每回回首版心均有“三让堂”字样
纬文堂本	纬文堂藏板	第1,3,5,16,25回版心
文元堂本	文元堂藏板	第4,7,18,21,23,24,30,32,66,68,73,85,91,119回版心
忠信堂本	忠信堂藏板	第14,24,34,51,52,60,71,74,87,99回版心

如表1所示,带有“三让堂”标识的几种刻本,标识的分布的回次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此类版本“借用了三让堂不同回次的刻板”。^⑦但这种解释并未说明问题:若它们直接借用自三让堂某一刻本刻印,诸本之间应为统一制式;若借用自三让堂本不同次翻刻本,也应当符合三让堂本“每回首页版心有‘三让堂’字样”的版式特点。上述现象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书坊并未按三让堂本直接套版印刷,而为了使刻本符合自己的刻印方式和特点,在初次刻印制版时经过整理改动,兼及对原本“湮漫难拾”之处校改而形成。只不过在改动过程中,有些书坊经由简单整理改动,仍保留了“三让堂”标识的部分字样和回目,有些直接删去重新排版刻印。这样改动不但使版式更加适宜印刷,而且也为书坊再次覆刻提供了极大便利。在改动过程中,“三让堂”标识也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从有到无的过程(详见附表2)。

表2 “三让堂”标识数目在不同版本之间变化表

文元堂	忠信堂	同文堂	纬文堂	三元堂	五云楼	登秀堂	经本
14	10	7	6	6	2	0	0

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三让堂”标识数量在不同版本之间是变化的。这种变化也说明了诸本之间经过不同的改

动和整理。详考经本,全书虽未带有“三让堂”字样的痕迹,但从此类版本之间“三让堂”标识的变化情况来看,它的成书便是上述情况。同时根据标识数量的变化,再结合本文所考,也证明上述“书坊刻板印刷时整理改动”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经过整理和改动,这些版本成书有自己的特点和方式,理当引起重视和进一步考察。

经本属于三让堂系统本,但它并未完全借用三让堂本直接印刷。这一点张书才先生已有所指出:

凡此,当可说明三让堂刊本系统的二十余种翻刻本,并非都是直接根据三让堂原刊本翻印,而是按照两个支系分别因袭传承、辗转翻印的。如在纬文堂一系诸本中,即可确知佛山连元阁刊本据三元堂刊本翻印,文选楼刊本据纬文堂刊本翻印。至于造成这样两个支系的最初起因,则一时难于查考,尚不得而知。^⑧

这些版本之间确有某种因袭翻印关系,但若确证诸本之间是否为直接翻刻,我们不但要理清材料之间脉络证据,也应在时限关联上得以考实,这一点仍有待详考。其实这些版本也不乏有自己的成书特点,如经本的刻书,就有着直接参考东观阁评本的痕迹。

(二) 经元升记本参考了东观阁本

东观阁本,最早是嘉庆初年由东观阁书坊刻印的白文本,因扉页题有“东观阁主人识”的落款兼有一篇小序,文本版心有“东观阁”的字样,故称其为东观阁本。其后东观阁书坊又于嘉庆十六年(1811)刊行了评点本,评点本又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和道光二年(1822)重刊。^⑨尤值得一提的是,东观阁评点本的刊行,开启了“评点刻本”这种方式的新时代。此后众多带有评点的刻本,无疑受到了它的

影响。

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程乙本刊行于世后,在书坊林立的有清一代,《红楼梦》刻书情况日益隆盛。这些版本之间在涉及文本内容方面的差异已然微乎其微,差别不大。要详考经本的成书情况,我们只能从个别异文、异体字、讹误情况入手,仔细分析比对。关于程乙本与东观阁本的异文和差别,曹立波《东观阁本研究》已作出相当全面的记录,本文因循其旨^⑩,仔细核对经元升记本,将程乙本、东观阁本、经元升记本之间异文整理如下(详见附表3)。

表3 程乙本、东观阁本与经元升记本异文情况对比

所在回目	程乙本	东观阁本	经本
第二回	不想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第三回	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	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
第四回	今年方五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	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	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
第六十一回	什么事瞒得过我	什么是瞒了我们	什么是瞒了我们
第六十五回	今日他女人越发和二姐跟前殷勤服侍	近日他女人越发和二姐跟前殷勤服侍	近日他女人越发和二姐跟前殷勤服侍
第六十五回	索性破了例就完了说着趁着酒兴便往西院中来	索性破了例说着走了便至西院中来	索性破了例说着走了便至西院中来
第八十五回	不但日子好还是好日子呢后日还是却瞅着黛玉	不但日子好还是好日子呢说着这话却瞅着黛玉	不但日子好还是好日子呢说着这话却瞅着黛玉
第八十五回	可是呢后日还是外生女的好生日呢	可是呢后日还是外生女的好日子呢	可是呢后日还是外生女的好日子呢

通过表3异文情况可以看出,当程乙本与东观阁本出

现异文时,经本异文同东观阁本。同时,比对经本与东观阁本里的评点条目、方式、体例和内容,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详见附表4)。

表4 东观阁本与经元升记本评点情况对比

版本名称	批语条数	批点方式	批点符号
东观阁本	2387	圈点、重点、重圈、行间评	、、、(重点)。(圈点)“。” 重圈
经本	2383	圈点、重点、重圈、行间评	、、、(重点)。(圈点)“。” 重圈

由表4可知,经本除漏刻四条批语外,它的评点方式、批点符号等体例,与东观阁本保持一致。至于评点内容,两者大体相同,但因评点主要位于刻本正文行间,而经本又是一个简约的袖珍本,两者在脱文、衍文、异文等方面的差别,数量还是非常可观,粗略统计约有一百一十余处。因数量繁多,仅以前三回中的部分评点异文为例:

1. 脱文:

下泪之说甚奇,然天下情至不可解处,非下泪不足以及其缠绵固结之情也。卷中林黛玉自是可人,泪一日不下,则黛玉尚在,泪既干枯,黛玉亦物化矣。(东观阁本第一回侧批)

下泪之说甚奇,然天下情至不可解处,非下泪不足以及其缠绵固结之情也。(经本第一回侧批)

此等人原非甘老牖下(东观阁本第二回侧批,注:东观阁1818和1822年无“此”字)

等人原非甘老牖下(经本第二回侧批)

2. 衍文:

如意人语。(东观阁本第三回侧批)

如意人人语(经本第三回侧批)

3. 异文:

异文中有些是经本觉得原本不妥而自校的,如:

世林之家奢后必不免。(东观阁本第三回侧批)

世禄之家奢后必不免。(经本第三回侧批)

有些是经本出现讹误:

醒世语 却以禅机出之,令人猛省。(东观阁本第一回侧批)

醒世语,却以神机出之,令人猛省。(经本第一回侧批)

此处叙此极清,令观者如见贾府中人。(东观阁本第二回侧批)

此处叙此极清,令见者如见贾府中人。(经本第二回侧批)

通观两本评点可以看出,相对于正文内容,经本中批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将两者对比时,其中些许讹误属经本所犯,不过它自己也校改了部分读之不妥的批语,这种自校批语有三十余处,约占异文总量的四分之一。同时,当东观阁初评本与1818年与1822年重刊本存在异文时,经本异文同1818年东观阁重刊本。举数例为证:

例一:口腹之费至于如此,其余奢侈可知(东观阁1822年刊本第四十一回行间批,正文之处为“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爪子一拌就是了”),东观阁1818年和经本此处无批。

例二:此话可为富贵女儿养者法(东观阁1818年刊本第四十二回)

此话可为富贵女儿养老法(东观阁1822年刊本第四十二回)

此话可为富贵女儿养者法(经本第四十二回)

(三) 经元升记本参考程乙本进行了校对

经本刊印参考了东观阁1818年重刊本,但它并未通过东观阁本直接制版印刷。仔细考察经本,它在刊刻时还参

考程乙本进行了校对。在将程乙本、东观阁本、经本的回目进行校勘时,发现了几处异文,如下表所示。

表5 程乙本、东观阁本、经元升记本回目异文对照表

回目位置	程乙本	东观阁本	经元升记本
第四十六回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第五十二回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勇晴雯病补雀金泥	勇晴雯病补雀金泥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痴情归地府	情小妹痴情归地府	清小妹痴情归地府
第七十四回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第七十四回	矢孤人杜绝宁国府	矢孤人杜绝宁国府 (正文回首改为“避嫌隙”)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比较三本的回目异文,第四十六回“禺”字,经本不同于其它两本,这明显是经本出现的讹误。第七十四回回目中“避嫌隙”三字,经本同东观阁本,但第七十四回回目中“一”字,经本同程乙本,而有别于东观阁本。同时,文本中有两处异文亦可作为旁证:

1. 一层一层折好收拾了。(程乙本第九十二回)
一层一层折好收了。(东观阁本第九十二回)
一层一层折好收拾了。(经本第九十二回)
2. 只见贾璉气忿忿走出来了(程乙本第九十五回)
只见贾璉气忿走出来了(东观阁本第九十五回)
只见贾璉气忿忿走出来了(经本第九十五回)

从回目及两处异文可知,经本中的某些异文不同于东观阁本,而与程乙本别无二致。这些情况均表明经本在制版印刷前,参考了程乙本内容进行了校对。虽然这些仇校数量只占少数,但从这些明显改动的异文可知,经本爱以程乙本进行校对,受程乙本的影响当属无疑。

综上可知,经本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并未依赖某一刻本直接翻印,尤为可贵的是,它在刊刻之前的校改中力图臻善,使其能够在同时期名目众多的《红楼梦》刻本中脱颖而出

出,受到读者青睐。这也说明在《红楼梦》版本演变史上,一些版本虽“一脉相承”所依前本,却不“陈陈相因”直接翻印,而有着自己独特的成书过程和特点,这种成书方式使得刊本具有特定的文献价值,乃至对文本传播起到值得肯定的作用。

三、经本的初刻时间与成书背景

通过上文分析,经本参考了嘉庆二十三年(1818)东观阁重刊评点本,它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其成书上限则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同时经本参考了三让堂本的制版,它的成书时间应在同一时期。关于三让堂本成书时限,王三庆先生认为:

(三让堂本)刊年上限大概在嘉庆廿三年(1818),下限则到同治初年。^①

对三让堂本的成书时限,不早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确系属实,但三让堂本及其同类刻本初次刻书时间应早于同治时期。比如云罗山人评点纬文堂本刊行时间在“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之前”。^②在1818年至1862年四十多年时间里,有两个刊印版本值得注意:即嘉庆二十三年(1818)东观阁重刊评点本和道光十二年(1832)王希廉评点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双清仙馆刊本。东观阁初评本开启了一个刻本评点的新时代,这种新式刻本渐为观者所喜,所以它又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和道光二年(1822)先后两次重刊。它促使许多书坊争相效仿,先后据此覆刻翻印,在极大地促进了《红楼梦》文本传播的同时,也证实了这种“评点刻本”新体例的成功。但随着观者阅读需求

的发展,这种评点较为简略的刻本再三覆刻翻印,各本质量不一,繁简歧出,前后错见,一再脱漏者有之。这些版本在翻刻过程不但无甚创新,而且也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随后,由王希廉评点的、评点内容更为丰富、特色更为鲜明的新的评点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问世,该书自道光十二年(1832)由双清仙馆刊行后,渐入读者视野。关于《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的影响,吴克岐《忏玉楼丛书提要》中总结说“考《红楼梦》最流行时代初为程小泉本,继则王雪香本,逮此本出而诸本几废矣。”^⑬孙玉明先生也同样认为:

王希廉以“双清仙馆”的名义刊行了他所评点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各种《红楼梦》评点本随之纷纷涌出,才真正使红学评点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盛时代……都证明“双清仙馆”本在当时确实是很受读者欢迎的一个本子。^⑭

除了极具特色的评点外,双清仙馆本将绣像由原来十五幅增至六十四幅,摒弃原来“每面十一行,行二十七或二十八字”的版式,改为“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仍用宋体方字,但比三让堂本、经元升记本的排版更为清晰爽朗。《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问世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又一个新变化,它必然会渐替东观阁和三让堂系统评点本,这其中也包括与经本同类的版本。从经本更接近东观阁本、三让堂本的版本制式特征可知,它当为《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问世之前的刻本,它的初刻本至少在道光十二年(1832)已经刊印于世。当然不排除经本和同类版本此后再次翻刻的可能性,这些版本真正退出市场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维度。到同治初年时,此类版本早已成书定版,这时期流传的版本,应当是三让堂及同一类系统本的翻刻本。本

文所援引的谢松甫藏本,从上文提及的脱漏情况看,就是经元升记书坊此后的翻刻本。

在书坊林立、刻印技术日益发展的明清时期,刻书盛况是此前任何时代所不能比肩的。孔尚任《桃花扇》第二十九出里,书坊主人蔡益对书肆盛况就有一番感叹:

(指介)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诗书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进士举人,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⑮

明清之际的书坊,按照刻本的版式、纸张、装饰精美程度,对刻本的市场价值也有严格的规定。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

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⑯

通过对明清时期刻书背景的考察,首先可知,书坊的“贸易诗书之利”,收了“文字流传之功”,使小说走进了普罗大众的阅读视野,极大地促进了小说文本的传播。其次,对刻本严格的定价策略,使书坊刻本印行时有了市场定位参考,从而满足不同读者购买力的需求。经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书,从袖珍本的制版,到图赞、文字、批点等刻印时的简约等特征,也有着市场因素的考虑。这种袖珍版本

不但方便读者之间的借阅、携带,而且在刻印时也降低了成本,定价自然相对较低,符合大众读者的购买力,从而更有利于市场交易。这同时也促进了《红楼梦》文本在中下阶层之间的传播,为“文本——读者”之间提供了更广泛的现实可能性。从这一角度看,与经本同类的刻本,在促进《红楼梦》文本传播方面,有着特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结论

综合所考,对于经元升记本《绣像批点红楼梦》,本文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经本并非三让堂本的直接翻刻本,他虽然在版式特征上与三让堂本别无二致,但从文本的异文、脱文、衍文等情况分析,它还参考了东观阁评点本。同时,它在刊刻时也参考程乙本进行了校对。所以,经本并非一个简单的翻刻本,它有着特定的文献价值。

二、经本初次刻书时间约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至道光十二年(1832)之间,这时期也是东观阁评点本和三让堂本等同类版本的流传盛行时期。但随着《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等新评本的问世,这种版本也逐渐衰落,失去了市场。

三、经本是一个袖珍本,这方便了观者相互间的流通和携带,而且通过考察它的成书,可知它在刊刻之前进行的整理与校改中力图臻善,使其更易受到读者青睐。同时,它的成书考虑到市场定值等因素,促进了《红楼梦》文本在中下阶层之间的传播,为“文本——读者”之间提供了更广泛的现实可能性,对文本传播方面起到了特定的作用。这也是经本的价值所在。

从东观阁评点本到三让堂本,从经本到《新评绣像红

楼梦全传》,从版式简约的袖珍本到新增绣像批点本,《红楼梦》版本演进过程中从来不缺乏创新,以适应读者和市场的需要。这种版本的创新携同《红楼梦》文本的艺术生命一起,两者互为羽翼,连绵发展。

注释

- ① 现存的《红楼梦》抄本,分别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蒙府本、戚序本(分戚沪本和戚宁本)、列藏本、梦觉本、舒序本、郑藏本、靖藏本(已迷失)、卞藏本,还有新近发现的庚寅本。这些抄本中,有些可确定为真本,有些真伪存在较大争议。但这并非本文所旨,故只介绍,不再蔓枝。
- ② 按一粟《红楼梦书录》所载版本数量统计,就有120余种。一粟爱力搜罗之数未尽,后有人陆续补遗。
- ③⑥ 一粟《红楼梦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141页。
- ④⑪ 参阅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486页);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 ⑤ 谢氏一脉光影百年,当为扬州望族,但因谢松甫并未直接掌握“谢馥春”经营权,所以生平资料极少。可参阅郑连平《浅谈百年品牌老字号谢馥春发展中的链接》(《江苏商论》2013年第7期,第3—7页)。
- ⑦ 按《红楼梦书录》、《红楼梦版本研究》、《红楼梦版本小考》诸家所载的三让堂本,有可能是三让堂初刻本,也有可能是三让堂某次翻刻本,无论是三让堂初刻本还是翻刻本,这些版本“每回回首均有‘三让堂’字样”,若此后别本据三让堂本直接翻刻,这种版式特点理应存在。
- ⑧ 张书才、杜志军《影印云罗山人绣像批点红楼梦序》,《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3辑,第213页。

- ⑨ 对东观阁白文本成书时间,学界目前尚未统一,有“乾隆末年刻书说”和“嘉庆初年刻书说”。本文引第二种观点,参见曹立波《东观阁本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 ⑩ 关于异文比较,可参见曹立波《东观阁本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 ⑪ 刘继保《云罗山人〈红楼梦〉评点初探》,《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第107页。
- ⑫ 吴克岐《钗玉楼丛书提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 ⑬ 孙玉明《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序,《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1辑,第159页。
- ⑭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89页。
- ⑮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甲部经籍会通卷四,第57页。

(本文作者:扬州大学文学院,邮编:225002)